

散文・日記・遊記・詩詞鈔
幾家詩紀・郁達夫與王映霞

郁達夫全集

文化圖書公司印行

郁達夫入王集

- 入 版 •
- 作 創 說 小 •
- 記 日 •
- 記 遊 •
- 紀 詩 家 毀 •
- 鈔 詩 •
- 鈔 詞 •

| | | |
|---|---|---|
| 夫 | 達 | 郁 |
| 霞 | 與 | 王 |
| | 映 | |



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一日再版

郁達夫全集

著作人：郁達夫等

發行人：徐進業

印刷所：文化圖書公司

發行所：文化圖書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

登記證內版臺業542劃撥2777

特價  元

郁達夫簡介

洪北江

新文藝運動中享有盛名的作家郁達夫，他是出生於我們中國革命浪潮澎湃，新舊思想交替的民國前十五年。他是浙江富陽人，早歲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大，他的成名作「沉淪」，便是留學日本時的產物。

達夫從小便沒有了父親，母氏是個舊式的女子，在言行上，在觀念上，與他的思想是有所出入的。因之，他覺得他自己於慈親的母性之愛沒有享到多少。這個，他在「在寒風裡」一文間會有透骨的顯示。他雖然上有兩個哥哥，但非兒時的玩伴，他的大哥曼陀，當他在髫齡時，便已離開了他那富陽老家，早歲也是留學日本，歸國以後，便一直在法曹任事，他做醫生的二哥養吾，當他在兒時，也跟他相處在一道的時光不多。他那缺少伴侶，缺少母愛的兒時環境，因而養成了他後來的落落寡合的憂鬱氣質，他的作品裡所創造的人物，苦悶、悲觀性格，大都可以說是他自身的寫照。

達夫的創作，所以都以灰色的環境，和頹廢的人物為主，可以說是種因於兒時的環境；和他成年以後婚姻的不很理想，生活的動盪不安，以及理想的喪失。因為一個作家的作品，大都是以自身所熟習的環境入手的。

綜觀郁氏數十年間的創作，他對自己是忠實的；尤其是對自己的心理剖析。

郁氏的創作，大都是反映青年的苦悶心理，他對青年們對現實社會的不滿，戀愛的苦悶，都能透徹地表現出來。他筆觸下所敘述的青年病態心理，是他自身的生活寫照，也是他的獨特風格。

郁氏最初創作的「沉淪」，就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，可以說是叛反舊禮教的作品；他大膽地敘述青年們的病態心理；大膽地描寫青年們情慾苦悶，不啻給當時的社會投下一枚強烈的炸彈。因之，當它刊出之後，引起了各方廣泛的論爭，但這一叛反舊禮教的作品，也着實受到當時青年羣的歡迎，有人譽之為發揚

人性的寫實文學。

郁氏的中期作品，充滿着死寂的灰色。在這一時期裡，他每日裡過着浪漫放誕的生活，在烟花間裡徜徉；以醇酒婦人來麻醉自己，來毀滅自己。他在自白裡說：「我的過去的半生，是一篇殘敗的歷史，回想起來只有眼淚與悲歎。幾年前，我還有享受這悲痛的餘情，還有着自欺自慰的夢想，到今朝非但享受這種苦中樂的心思沒有了，便是愚人的最後武器，開着眼睛做夢，也被殘虐的命運奪去了！」是他對自己對於生的懷疑而且要毀滅的一個忠實的寫照！

郁氏與王映霞結合之後的作品，雖然也有些許歡樂和希望的色彩，但這歡樂和希望只起伏於瞬息間；並沒有完全的脫離了苦悶、徬徨，這就由於他自身的性格早已奠定憂鬱的氣質。

郁氏的作品，最成功的當是他的詩和詞。郁氏的舊文學的基礎是好的，他的詩可以說足以傳世，只是過於渲染烘托而失諸真實。他那「毀家詩紀」裡的詩，頗多是出於他那神經質的幻想，不足以採信。

郁氏於抗戰爆發後的民國二十七年冬到星加坡，主編星洲日報副刊，反日的思想是激烈的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星洲無法立足，乃開始流亡，避居蘇門答臘，由着僑胞和文化界人士的資助，化名趙廉，在蘇門答臘的一個小鎮——巴爺公務開設「趙豫記酒廠」維持生活。抗戰勝利後的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憲兵殺害。

目次

關於郁達夫.....洪北江.....一

小說・散文

沉淪.....一

茫茫夜.....三

燈蛾埋葬之夜.....六

在寒風裡.....壹

小春天氣.....八

過去.....七

煙影.....一〇

出奔.....二

遲暮.....一五

微雪的早晨.....一四

逃走.....一五

十三夜.....一六

感傷的行旅……………二七六

二詩人……………二九一

薄奠……………三〇八

血淚……………三二八

銀灰色的死……………三三九

故事……………三四三

遊 記

浙東景物記略……………三四五

方巖紀靜

欄柯紀夢

仙霞紀險

學人評介

施篤謨……………三三五

盧騷傳……………三六四

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作……………三七九

日記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勞生日記 | 二九三 |
| 病閒日記 | 三〇五 |
| 村居日記 | 三二二 |
| 窮冬日記 | 三三六 |
| 新生日記 | 三四六 |
| 閒情日記 | 三七六 |
| 五月日記 | 三九一 |
| 客杭日記 | 四〇三 |
| 厭炎日記 | 四一六 |
| 毀家詩紀 | 四二一 |
| 詩鈔 | 四五一 |
| 詞鈔 | 四八三 |
| 附 | |

答辯書簡……………王映霞……………四八九

一封長信的開始……………王映霞……………四九二

請看事實……………王映霞……………四九六

郁達夫與王映霞……………四八八

前言……………四八八

一 永嘉邂逅……………四九〇

二 尙賢坊中……………四九六

三 一見傾心……………四九八

四 逆耳之言……………五〇五

五 別後重逢……………五二〇

六 嘉禾里中……………五二七

七 風雨茅廬……………五三三

八 談言竟中……………五三八

九 富陽之夜……………五三三

十 兩個關鍵……………五三五

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

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，他的學校開學之後，已經快半個月了。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。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依舊在他的軌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那裡行走。從南方吹來的微風，同醒酒的瓊漿一般，帶着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蒼黃未熟的稻田中間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，他一個人手裡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，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。在這大平原上，四面並無人影，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，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。他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層薄薄的蟹氣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裡飄蕩。

“Oh, you serene 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!”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裡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蘿蘭的氣息吹來，息索的一響，道旁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。他回轉頭來一看，那枝小草還是顫搖不已，一陣帶着紫蘿蘭氣息的和風，溫微微的嚙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。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裡，在這澄透明的「以太」中，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裡的樣子，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裡的樣子，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，躺在情

人膝上，在那裏貪戀着午睡的樣子。

他看看四邊，覺得周圍的草木，都在那裡對他微笑。看看蒼空，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裡點頭，他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，覺得天空中，有一羣小天使，背上插着了翅膀，肩上掛着了弓箭，在那裡跳舞。他覺得樂極了，便不知不覺開了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這裡就是你的避難所，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裡妒忌你，輕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這大自然，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，這晚夏的微風，這初秋的清氣，還是你的朋友，還是你的慈母，還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，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裡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。」

這樣的說了一遍，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，好像有萬千哀怨，橫亘在胸中，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。舍了一雙清淚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裡的書上去。

Behold her, single in the field,

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!

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;

Stop here, or gently pass!

Alone she cuts, and binds the grain,

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;

Oh,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

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.

看了這一節之後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，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。

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
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
For old, unhappy bar-off things,
And battle long ago;
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,
Familiar matter of today?

Some natural sorrow, loss, or pain,
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!

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，看書的時候，並沒有次序的。幾百頁的大書，更可不必說了，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，如愛美生的「自然論」(Emerson's "On Nature") 沙羅的「逍遙遊」(Thoreau's "Excursion") 之類，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去讀完一篇。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，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，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，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裡的樣子，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，他心裏似乎說：

「像這樣的奇書，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唸完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。一下子唸完了之後，我的熱望也就不消滅，那時候我就沒有希望，沒有夢想了，怎麼使得呢？」

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，其實他的心裡早就有一點兒厭倦起來：到了這時候，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，不再看下去。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，他又用滿腔的熱忱，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，去讀另外的書去，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，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，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。

放大了聲音把渭遲渥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後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文翻譯出來。

「孤寂的高原刈稻者」

他想想看，“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”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。

「你看那個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在田裏，

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，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！

她一邊刈稻，一邊在那兒唱個不停；

她忽兒停了，忽而又過去了，輕盈體態，風光細膩！

她一個人，刈了，又重把稻兒捆起，

她唱的山歌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；

聽呀聽呀！這幽谷深深，

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。

有人能說否，她唱的究竟是什麼？

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，

是唱着前代的哀歌，

或者是前朝的戰事，千兵萬馬；

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，

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話？

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，必然的喪苦，自然的悲楚，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，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。」

他一口譯出來之來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，便自嘲自罵的說：

「這算是什麼東西呀。豈不同教會裡的讚美詩一樣的乏味麼？」

英國詩是英國詩，中國詩是中國詩，又何必譯來譯去呢！」

這樣的說了一句，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。向四邊一看，太陽已經打斜了；大平原的彼岸，西邊的地平線上，有一座高山，浮在那裡，飽受了一天殘照，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，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。

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，哼的咳嗽了一聲，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，回頭一看，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成一副憂鬱的面色，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。

二

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。

他覺得學校裡的教科書，味同嚼蠟，毫無半點生趣。天氣清朗的時候，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，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，去賞那孤寂的深味去。在萬籟俱寂的瞬間，在天水相映的地方，他看看草木蟲魚，看看白雲碧落，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，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。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，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stura，把 Zarastura 所說的話，也在心裡對那農夫講了。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，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，他竟有連接四、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。

有時候到學校裡去，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裡凝視他的樣子。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，然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他的同學的眼光，總好像懷了惡意，射在他的背脊上面。

上課的時候，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，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；在稠人廣衆之中，感得的這種孤獨，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，感得的那種孤獨，還要難受，看看他的同學，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裡聽先生的講義，只有他一個人，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裡頭，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，在那裡作無邊無際的空

想。

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！先生退去之後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，談天的談天，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，在那裡作樂；只有他一個人鎖着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，兀自不作一聲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，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，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。

「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都是我的仇敵，我總有一天來復仇，我總要復他們的仇。」

一到了悲憤的時候，他總這樣的想着，然而到了安靜之後，他又不得不自家嘲罵自家說：

「他們都是日本人，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，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們：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？」

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，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，他心裡雖然非常感激，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知心的話，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麼話來；所以有幾個了解他心意的人，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。

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裡歡笑的時候，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裡笑他，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。他們在那裡談天的時候，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紅起臉來，以為他們是在那裡講他。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，一天一天的疏遠起來，他的同學都以為他是愛孤獨的人，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。

有一天放課之後，他挾了書包，回到他的旅館裡來，有三個日本學生係同他同路的，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，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。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，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，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，呼吸就緊縮起來。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，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：

「妳們上那兒去？」

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。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，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，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，害了羞，匆匆跑回旅館裡來。進了他自家的房，把書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丟，他就在席上躺下了。他的胸前還在那裡亂跳，用了一隻手枕着頭，一隻手按着胸口，他便自嘲自罵的說：

「你這卑怯者！」

「你既然怕羞，何以又要後悔？」

「既要後悔，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？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。」

“Oh, coward, coward!”

說到這裡，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女學生的眼波來了。

那兩雙活潑潑的眼睛！

那兩雙眼睛裡，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裡頭。然而再仔細想了一想，他又忽然叫起來說：

「呆人，呆人！她們雖有意思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她們所送的秋波，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？」

唉！唉！她們已經知道了，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，否則他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！復仇復仇，我總要復他們的仇。」

說到這裡，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。他是傷心到極點了。這一天晚上，他記的日記是：

「我何苦要到日本來，我何苦要求學問？既然到了日本，那自然不得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。中國呀

中國！你怎麼不富強起來，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。

「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，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？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裡來！」

「到日本來倒也罷了，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。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，豈不在那裡享榮華安樂麼？這五、六年的歲月，教我怎麼能排得過去？受盡了千辛萬苦，積了十餘年的學識，我回國去，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亂的留學生更強麼？」

「人生百歲，年少的時候，只有七、八年的光景，這最純最美的七、八年，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裡虛度過去，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。」

「橫木的二十一歲！」

「死灰的二十一歲！」

「我真還不如變了礦物質的好，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。」

「知識我也不要，名譽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「心」。一副白熱的心腸！從這一副心腸裡生出來的同情！從同情而來的愛情！」

「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！」

「若有一個美女，能理解我的苦楚，她要我死，我也肯的。」

「若有一個婦人，無論她是美是醜，能真心真意的要我，我也願意為她死的。」

「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！」

「蒼天呀蒼天！我並不要知識，我並不要名譽，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，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「伊扶」，使她的肉體與心靈，全歸我有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三